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

錢唐張應昌學

○吳晉爭盟 晉用吳制楚辨　會戚諱不書盟吳辨　黃池兩伯辨

楚之始見也曰荆敗蔡吳之始見也曰吳伐郯不以爵氏人名書見其勢之猶微也方其勢微使中國能深思遠慮抑遏其鋒則用力不難而遺禍不烈矣涓涓不塞而成川爝火不撲而燎原故吳楚之禍至盟宋盟黃池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黃仲炎通說

二霸所以禦楚者合諸侯修盟會厲兵威以攘卻之而已未聞求援於蠻裔也厲公不能遵紹二霸援蠻裔以抗蠻裔安得不長其驕暴哉雖然平厲二公固無足多稱若悼公攘楚服鄭蕭魚之會去重耳無幾亦與吳會何也蓋晉承厲景之餘禦楚不暇又益以方張之吳苟非假禮文之好優柔其暴氣籠絡其驕心則吳楚交橫中國其淪胥矣然則悼公之會吳亦勢有所不得已也 沈棐比事

楚與齊晉相伉視魯衛僅同微國然未嘗有伐齊伐魯之文至吳最後見經而伐魯伐齊兵威有過於楚者蓋齊晉之霸桓文景厲悼雖有優劣皆能執中國之柄以障楚之狂瀾楚雖暴横猶有懼中國之心不過晉制小國雖欲逞志齊魯有所不能也至吳之興則齊晉不能抗中國俛首喪氣甘心自屈故吳得以陵轢諸侯雖強大如齊畏事加魯亦被其禍由是論之晉齊更霸所以賜諸侯者多矣 又

吳晉強弱之形不獨係一吳之盛衰其始盛也當晉患楚而未憂吳其繼也中國倚吳而吳亦有意駕晉又其後也晉伯不在諸侯中國亦甚易與吳所爭不在晉而在楚又其最後也中國既不足畏楚人亦不能強吳所憂不在楚而在越吳之盛衰凡四變 李琪世紀

晉用吳犄楚其後吳卒破楚入郢馴至爲患中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黃池論者因以咎晉自啟門庭之寇其實非也晉欲制楚不得不

用吳吳之所以橫不可制者咎在晉君失政六卿擅權不以諸侯爲事其失不在用吳也蓋楚之强天下莫抗齊桓攘楚不得已而用江黃然江黃國小而近楚楚滅江黃桓不能救是無益於制楚而徒速江黃之滅若吳則不然在楚肘腋而力足與楚抗自成七年入州來楚奔命不暇不復加兵於宋鄭中國藉以息肩者數十年其後晉用向戍弭兵之說委天下諸侯南向朝楚偃然弛備無復有經營中夏之心楚得肆其驕橫爭長壇坫楚熾而吳熾因遂踵其故轍向使晉不玩楚而嚴兵以待之楚人爭先則正辭以折之楚必俯首帖耳不敢動楚不敢動而吳亦無緣萌其覬覦烏有召吳而反爲吳病者哉且晉自盟平邱之後已失伯齊景欲嗣與而不能宋魯鄭衛皇皇無依故吳得乘虛爭伯就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吳亦必折而入于楚也况是時晉政下移天下久已無晉晉宜發憤自立速收六卿之權必

使有晉而後可以制吳不必以前日之用吳爲晉詬病也自古資鄭國之兵以集事有利而無害者能自固於根本之地也顧棟高大事表

成七年春吳伐郯吳始見經

左吳伐郯郯成○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爲楚患於是兵連上國張洽集注引許翰○吳通於中國道遠而艱其接於荊楚境近而切春秋宣八年盟楚始見於傳成七年伐郯始見於經程公說分紀○吳今平江府郯今下邳縣相去隔江淮二水而伐之吳始大也黃震日鈔○通吳本欲以敝楚而中國先被其害伐郯者黃池之漸也何焯讀書記

成八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以其事吳故○案此時吳晉未通故郯與吳成而晉伐之此爲爭盟之始明年即謀會吳十五年遂會于鍾離吳晉爲一家不復爭郯矣迨後楚患息而吳日強橫遂爭長黃池而此時微

吳晉不能伯也必以通吳爲召禍者非通論也顧棟高大事表

成九年春公會晉侯等同盟于蒲

左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盟蒲景公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後至盟雞澤悼公逆吳子吳又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不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陳傅良後傳見七年吳入州來○去年晉與吳爭郯此年即謀會吳蓋晉知楚患之方棘不欲更伐吳以益其敵也而吳驕蹇不至至十五年復親往會之不間吳之來會故書會以會以殊之至襄五年戚之會不復殊吳蓋來聽諸侯之好且受命成陳晉驅遣吳如屬國非復前日景象矣是故非用吳不能制楚非悼公不能用吳顧棟高大事表

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等會吳于鍾離

左始通吳也○吳之見經始於伐郯盛於入州來晉之通吳始

於會蒲成於會鍾離李廉會通○案呂氏謂此舉兆黃池之會責晉之開門延盜此迂論也結吳抗楚後來楚患稍息此舉實爲有功較之齊桓合江黃以伐楚而卒至江黃見滅者其勝百倍後之黃池爭長此是晉實不競召陵辭蔡以破楚大功讓之吳以致諸侯翕然從吳耳宜責其後日之委弱不宜以通吳爲晉咎也顧棟高大事表○又案東萊呂氏謂通吳誠足以病楚然楚病而晉亦病借助於夷狄未有不貽其患者然晉之通吳未嘗受吳之病也向之會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嗣後未嘗與吳盟會亦未嘗爲吳興師何病之有晉之失伯由於盟宋之以諸侯予楚會召陵之以伐楚讓吳乃晉自不競耳使不通吳晉亦不能伯也必以通吳爲晉咎反任楚之橫行吳之助楚乃爲得計乎又○

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

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吳越春秋

襄三年夏公會單子晉侯等同盟于雞澤

左晉欲通吳好盟于雞澤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吳恃強大未易役使也而悼公能自強不專恃吳吳卒聽命顧棟高大事表

襄五年夏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衞先會吳○晉將邀吳爲戚之會而魯衞近吳且俱同姓故命以通好季本私考○成九年會蒲吳不至吳不聞有辭來解且遲至十五年不來聽命待諸侯往會于鍾離今之不會乃蹶然不安先期解釋至秋卽來赴會且受戍陳之役非吳之前倨後恭也以晉悼能自強故耳顧棟高大事表

又 秋公會晉侯等吳人鄫人于戚

左會吳且命戍陳也○晉合十四國爲會吳以強大而居末僅先魯之鄫且受戍陳之命如屬吏然晉悼具有降龍伏虎手段故曰後會向卽退吳人蓋能用吳而不爲吳用也顧棟高大事表○左氏以爲盟于戚陳氏以爲不書盟爲晉諱晉吳之盟春秋終諱之竊恐不然使以盟爲善則不必諱以盟爲不善亦當書以著其失而又何必諱哉蓋吳之來未必肯受晉盟晉亦未必強使受盟也蜀之盟辰陵之盟以中國諸侯受楚盟且不諱而諱吳之受晉盟邪齊以伯主之後聽宋同楚爲鹿上之盟且不諱而諱晉之同吳盟邪黃池之盟吳主之或晉魯以爲恥而自諱之故舊史不書耳此則晉主盟吳來受盟不當自諱春秋何義而諱之也因知其會而不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陳氏傳良謂不書盟爲晉諱非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悼公霸事方盛諸侯無不

協者故止行會禮耳且悼公務持大體晉侯稚齒出國而與之盟陳袁僑如會使大夫盟之則不肯輕與吳壽越盟審矣方苞直解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等會吳于柤

左會吳子壽夢也○自襄十一年楚舍鄭不爭而十四年二十四年再伐吳急吳而緩中國也觀此而悼公之通吳有功於中國大矣而貫道王氏乃謂晉挾中國諸侯以制楚不患不足以悼之會吳為無遠慮又謂晉伯世用夷是文襄之淺齊桓不爾噫是將以齊桓之合江黃為得計耶徒使江黃見滅而楚日熾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縱肆無忌孰若文公之用秦悼公之用吳城濮蕭魚而後猶得一二十年安枕也是儒者之好為大言耳顧棟高 參高閱○餘見晉楚爭盟○焦氏說見地名門柤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

左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晉會吳止此此後吳不資于晉晉亦不能致吳李廉會通○是時吳伐楚喪故執此爲罪以退吳能用之亦能退之最得制馭外夷之道後來魯哀卑事強吳使臣會之親往會之致吳責百牢徵師伐齊如同縣鄙故開門延盜宜責魯不宜責晉晉之通吳制楚此以毒攻毒出於不得已且楚患去而仍能退吳其毒無損也魯之通吳以求媚可已不已此如服毒自斃耳顧棟高大事表

襄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吳窺上國故來趙汸屬辭○自盟宋後中夏諸侯盡朝於楚吳楚方讎故慇聘上國以聯遠交且以覘諸侯之嚮背也日講解義

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晉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吳晉強弱較然可見自是諸

侯皆宗於吳王孫復尊王發微○楚倔彊江漢陵犯中國二百年矣中國不能制假手於吳國幾亡而僅存惜中國之失此機會也黄震黄溪講義

哀六年春吳伐陳

求主夏盟不能討衞之拒父朱之謀曹魯之謀邾鄭之滅許也爭陳於楚而已家鉉翁詳說

又　夏叔還會吳于柤

始結吳好也張洽集注引許翰○春秋之末魯與吳會而後有黄池之事魯不得不任其責李廉會通○吳伐陳還至柤魯往會之高攀龍孔義○自向之會退吳吳屏處蠻夷不與中國盟會七十年矣哀公乃乘晉楚俱衰齊景又歿中國無伯諂事吳國以周公之後而甘屈外夷爲中夏倡黄池爭長非魯之咎而誰咎哉顧棟高大事表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左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吳欲伯諸侯魯先往會之高閌集注○晉衰而即齊景死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所惡家鉉翁詳說○比年書會惡公之即吳也牛運震傳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此吳令也會夷伐夏公與吳皆有貶牛運震傳○按傳八年齊如吳請師將伐我九年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是年使來徵師伐齊於是魯會伐之夫吳豺狼也齊甥舅也吳本欲借齊伐魯及齊辭師而遂含怒伐齊魯不念甥舅之好而就豺狼之命魯之爲魯可知顧棟高大事表

哀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

按傳十年吳復來徵師是年春齊國書伐我至是復會吳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夫齊以辭師于吳致吳之伐魯反

助吳伐齊則齊之伐我宜也魯不自反助吳之凶燄覆齊之全師借強鄰以矜武功比蠻夷而仇甥舅魯可謂知恥乎顧棟高大事表

○責魯也吳之威加北方多魯之力也汪克寬纂疏引薛季宣

哀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吳之敗齊魯故也魯以爲惠故會吳修鄫之好公既暱於吳而吳將圖伯故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爲黃池之會晉好於吳非爭伯也紓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之事吳者皆魯爲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魯之罪著矣趙鵬飛經筌

○吳既敗齊魯以爲德故公親往爲會非吳請尋盟而會也會衛宋于鄖魯致衛宋以從吳也傳說未必然衛必不敢殺吳行人與辭吳盟況會止三國安得云會吳季本私考○按傳公會

吳子橐皋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据此則夫差威靈已及魯宋衛且其先已得陳蔡幾如楚靈之比而晉若不聞黃池爭長實晉之委弱致之顧棟高大事表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盟吳晉爭先先晉人○吳語夫差既勝齊乃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吳晉爭長未成聞越亂乃帶甲三萬以脅晉趙鞅使董褐復命責其僭王吳王乃降稱公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公羊其言及吳子何兩伯之辭也○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二國史籍之異也按自宋之盟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於是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呂本中集解引許翰○內外傳載爭盟之事不

同趙氏匡謂吳晉敵體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故晉史即云晉爲先而吳語即云吳先歃各自護其主亦有理纂。傳云晉人先歃左氏據晉人之辭也吳語云吳公先歃外傳據吳人之辭也經無明文竊以爲當從國語夫差旣通江淮遂帥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又闕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連絡水道以達於封邱之濟水黃池封邱西南境也是役通國亚行國語載吳人服兵擐甲建旌提鼓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吳公先歃晉侯亞之皆實錄也夫以委靡欲盡之晉貪惰無恥之鞅覩此聲勢早已懾戰乃云建鼓整列欲與司馬寅伐吳師死行陣未必然也況此時鞅不知越已入吳並不知吳王有憂而能慷慨立論如是哉此必鞅以會告諸侯飾爲已功左氏因晉乘之舊文耳又經先晉或以爲晉人先歃亦非也歃

者盟也經但書會則由中以及外自然之序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晉會鍾離而吳始通會戚會柤而吳遂張欲以吳制楚不思吳亦一楚也柏舉之役五戰入郢伐我之役一舉盟城下艾陵之役乂大敗齊師凡諸侯事晉者悉轉而事吳晉方內離外叛不暇與校黃池俛首從之天下大勢淪胥於荊蠻者七八書法以公會晉侯正所主於吳之主而夷夏大分乃不以世變紛紜而遂移（洪咨夔春秋說）○晉主中國會盟百有餘年自會召陵後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至此遂與吳會而晉侯從之中國之衰蠻夷之強至此極矣此春秋之終（程端學本義）○不書吳子則無以見爭伯之實不書晉侯及吳子則無以示吳子不可為主之義然而楚主會盟則實書楚子為主吳主會盟而不實書吳子為主者吳未若楚之強橫中國之服吳未若服楚之甚故不以罪楚子之主

盟者罪吳子之主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案辰陵于蜀于申楚雖主盟而晉不與于宋于虢楚雖先晉而未有王人來涖盟今黃池之會吳子爲主晉以累世之伯魯以周公之後皆俯伏聽命于壇坫之上天子且使單平公臨之是天下大變自晉楚爭盟以來未之有也特書晉侯及吳子微示兩伯以志世變之極諱單平公不書仍復先晉以存夷夏之防顧棟高大事表 ○餘見殊會門王臣不書門盟不書門 ○愚按程積齋引黎氏說及黃東發邵二泉朱西亭諸家皆以此爲參會非兩伯見中國外夷參會門釋經甚當然會晉吳與會他國不同不可謂吳無爭伯之心也故並存衆論

○齊景圖霸 次五氏垂葭諱不書伐晉辨

昭十六年伐徐爲齊景爭霸之始齊景卽位於襄二十五年至此二十餘年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始親政不能明政刑

以經其國委任陳氏以無政之國爭彊圖霸宜其不振李廉會通昭十六年

公孫丑並稱管晏嘗竊疑焉景桓固霄壤不侔晏之於管德過之而才則不及也考景公事無一可稱魯昭在難而不能納天王出居而不之問范中行叛君則救之衛輒拒父則助之見義不能爲逐利若不及在位五十八年紀綱壞亂嬖寵並興末乃舍長樹幼以召亂孔子曰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謂以其君顯殆不然歟家鉉翁詳說哀五年

景公在位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以陳氏之禍孔子告以君臣父子之說卒不能用無何身沒卒以國與陳氏張洽集注哀五年

自晉失諸侯而齊景有代興之志於是強鄭以信劫衛以威國夏之師又以畜魯蓋祖齊桓滅遂會柯之故術也然不知今之齊異乎昔之齊矣昔爲齊侯之齊今之齊其不爲陳氏幾希晏子謂公弃其民歸于陳氏夫不能自保其民而欲以威天下霸諸侯此孟子所謂緣

不求魚也黃仲炎通說定七年

昭十二年晉侯宴齊侯投壺齊侯舉矢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時景公窺晉之衰已有爭長之志屬當平邱之會晉不復能宗諸侯楚制于吳無復北方之志而吳亦未遽爭衡中國齊得於此時收召列辟得鄭得衛得魯復得宋夫以齊之強承桓公之餘烈又當晉楚俱衰之後因利乘便使能正魯意如之罪反昭公而君之伸大義於天下何遽不能代晉主盟哉乃鄟陵之盟信讒而佚天討且於晉則助臣以叛君於衛則助子以拒父三綱既絕猶欲軋晉而求諸侯是卻行而求前也卒之內不能正其家溺意嬖寵輕棄國本廢長立少權臣得間數年之閒遂移陳氏亦可悲矣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起膏肓而拯廢痼者豈不深切著明也哉顧棟高大事表

齊景歷晉平昭頃定之世有大機會三皆坐失之子朝之亂率師勤

王桓文之勳也坐視不救而必待頹惰之晉一也季孫逐昭有志討罪而聽據之受賂終於無成二也王室再亂鄭衞皆叛晉從齊卒以討賊易如反掌乃天王出居不恤其難三也失此三會而耄年爭霸屢盟何益哉 姜炳璋讀左補義

平仲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迹其生平和同之辨踊貴之諷諫誅祝史勉君修德不憚指斥陳氏得不謂之君子乎而盟崔慶於太宮周旋於欒高陳鮑之間卽謂比於小人可矣其不失爲君子者忠君愛國之心綢繆糾謬之義其有時而從俗則避害之心勝而全身之慮周也全其身而不當於理則私意也仁人無私故曰君子而未仁又

呂東萊曰景公非不知尊信晏子然諂諛如梁邱據不能去強大如陳氏授之權以是知爲國者不能絕去小人之根本雖有一二事從賢者之言無益也 又

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家氏說見書伐門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景公當晉政既衰可霸之時不能以天下自任前伐北燕受賂而回此伐北燕半途而返非其力之不足用心不剛也家鉉翁詳說

昭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晉伯衰而齊爭伯徐楚之與國也高攀龍孔義 ○晉既不能遠略齊景果省德明政以糾合諸侯繼桓之烈可也乃內不治而事外且徐未聞有罪師無名矣祇以徐居齊南鄙楚平繼亂新立不能顧徐故乘釁以逐利耳其無成宜哉御纂直解 ○餘見書伐門

昭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汪氏說見書伐 ○齊桓創伯亦不能不有事於附近之小國如

滅譚滅遂降鄣遷陽之類未爲義也而卒能致伯齊景則徒伐

徐莒而已不足有爲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高發伐莒或莒有罪也不數年齊景又親伐之不圖遠略而屢

虐近邦宜不足以有爲哉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公孫于齊求齊援也次于陽州俟齊命也而齊侯以唁爲名拒

公而已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伐臣至順也惜乎

齊景不知爲此 汪克寬纂疏引任公輔

又 冬齊侯取鄆

齊修方伯之職討意如以納公可也何取乎一邑取鄆見無意

納公也晏子不能贊成伯業愧於管仲矣 應撝謙集解 [illegible] ○不伐

魯正季孫之罪但取鄆居公蓋其遠啚也意在拒其入齊之都其取鄆也意不在復魯之國本無急義救患之心矣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既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李廉會通○齊景爲此會辭曰以公故亦藉是延引歲月魯賂朝入齊師夕旋用心不剛爲善不勇故嬖倖之臣得以入其邪說家鉉翁詳說○以齊之强而景公有馬千駟助君以治逆臣何患義之不順事之不成而猶假力於莒邾杞諸小國哉書鄟陵之盟以著齊景之不能扶大義而興伯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李氏說見外特盟門○于鹹于沙齊景圖霸之始事也夫所謂盟主者主而尊王次而救災恤患斯有以服人而成其霸業會昭爲強臣所逐不能納公天王出居始猶不能勤王見義不爲乃欲乘機襲霸無是理也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衞盟于沙强人從我豈能翕然家鉉翁詳說○齊景乘鄭之怨晉而摟鄭與盟又乘衞欲叛晉偽執其行人以侵衞假求平之迹竊與衞盟因晉定庸弱而爭諸侯也黃震日鈔○景公得晏子爲輔未嘗不欲霸也與鄭盟鹹與衞盟沙遂合鄭衞爲安甫之會且以歸田致郈結我爲黃之盟又會宋于洮乘晉之替而摟諸侯誠非不善也而齊竟不復伯所以圖伯者非其道也夫五伯假之亦必以義濟權然後可以長齊盟方昭公爲季氏逐求於齊累歲苟興師問罪則孰不響應失此可伯之機乃求諸侯於殘裂渙散

之中晏子之智末矣洪咨夔春秋說○諸侯咸貳於晉故齊景出而求諸侯鄭怨晉故從齊然鄭方得罪王室而齊與之相結不亦悖乎御纂直解○左氏以為衛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結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乃為沙之盟當是齊景圖伯既得鄭又欲得衛因北宮結之來而假詞以罪之執結以侵其疆衛見晉已不在諸侯而利合齊故亦因其來侵而盟齊以叛晉耳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許說見齊魯交兵門○齊景又欲合魯也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霸之興必有義舉以激人心之趨非徒威所能濟也齊景圖伯志非不銳而行非其道召陵之會不親至又挾鄭劫衛同為叛晉之盟師師伐我且先歸鄆以居陽虎使為內應豈義舉乎所以志大心勞而功愈遠洪咨夔春秋說○齊既得鄭得衛於是伐魯魯嘗侵

鄭而與齊爭鄆矣今伐之者所以堅鄭也抑以威魯也御纂直解

定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僖圖伯與衛侯胥命于蒲景欲嗣伯與衛侯次于五氏行非其道果何以濟洪咨夔春秋說○齊景於衛之助伐則報以三邑於犂彌之先登則予以上賞於死事之敝無存卽晉襄之於先軫無此異數欲以招徠與國激厲將士其卒至於無成者以末有餘而本不足也姜炳璋讀左補義○餘見書次門張氏說見下伐晉

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齊既盟鄭于鹹盟衛于沙復合爲會幾有復伯之勢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見書次門張說見下伐晉

定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張說見內參會門○鄭得罪於王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於君齊挾之以撓晉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 林堯叟註

又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諸說見外特會門

定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見書次門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據傳救范中行也齊景輔范中行以抗君踈衛輒以捍父將以求霸不亦悖乎所謂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也 家鉉翁詳說 ○晉國天下莫強且世主夏盟至其衰弱諸侯猶所畏憚也故齊景圖霸睥睨逡巡而不敢進今晉國內亂三卿俱叛使齊景能因其

時誅其叛逆以正君臣之分則晉猶且賴之況他國諸侯乎一舉而霸業成矣顧乃背君助臣舍順從逆豈可以主盟諸侯哉宜其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鄭玉闕疑○齊之謀晉久矣亦何為哉彼蓋以伯統在晉晉屈則諸侯來歸矣不能自修方伯連帥之職乃欲一伐晉以得諸侯愚哉趙鵬飛經筌○左氏以伐晉為救范氏而諸儒因之然齊衞次五氏次垂葭以謀伐晉皆在范氏未叛之前去年次渠蒢而後伐晉之謀決則齊衞之伐晉或搆范氏為內助而非為救范氏興師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陳氏據左氏以次五氏為伐夷儀次垂葭為伐河內皆不書伐為不忍書必至於是而後書夫果成師以伐夷儀伐河內春秋何所不忍而不書耶如以為憫諸夏之無伯故不忍書然如戎伐凡伯王師敗績于茅戎戎蠻無王皆忍書而不忍於諸侯之無伯哉又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師師圍戚

伐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君子知齊景之不霸而將有亂也張洽集注引許翰

哀五年夏齊侯伐宋

汪氏說見書伐門○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宋從齊矣後宋伐曹執小邾子爭伯也故齊伐之晉伯衰而吳楚越爭於外齊宋爭於內春秋所以爲戰國也御纂直解

哀六年秋齊侯杵臼卒

齊景老而益悖葬甫歴時而亂作高國百年之舊族一旦爲賊臣所傾高國逐而孺子死陽生立齊國之命制於陳氏國隨以亡由景公葬之不蚤葬以至此極亡齊者景公乎家鉉翁詳說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錢唐張應昌學

○書朝王如京師　書朝書如褒貶辨　踐土致天子辨

周制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諸侯邦交世相朝而已東遷諸侯不臣小國朝大國大國朝盟主而不復朝天王魯君再朝王所一朝京師皆以晉故非特朝也趙汸屬辭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巡狩各朝於方岳以考制度尊天子一不朝貶其爵再不朝削其地三不朝六師移之周衰禮壞諸侯不事天子朝聘不入京師無考禮修德尊天子之意矣呂大圭或問隱十一年

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於京師於外皆言朝春秋書朝王所二事雖出於權而禮則專書如京師一事雖似於正而禮則簡汪克寬纂疏僖二十八年

天子不錫命采菽詩作諸侯不朝王菀柳刺興自幽王始豈待東遷

鄭人交惡驟爾朝桓周桓公曰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其視鄭莊之來以爲幸也嗣是鄭不朝者十年王忿而討戰而敗自此不敢以朝禮問諸侯禮稱諸侯卽位三年入見天子今也文成襄定畢服朝晉昭踰年而朝晉卽位朝王之禮缺矣書稱月正元日覲四岳羣牧今也僖宣正月朝齊成襄正月朝晉正月朝王之禮缺矣陳則通提綱

經書公如京師一朝王所二曾如此他國可知君臣上下之分悖紀綱禮法維之王朝無紀綱而後政自諸侯出諸侯蔑禮法而後政自大夫出記曰聘覲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日講解義隱九年

僖公非能朝王也天子在踐土河陽晉文率諸侯以朝而公亦與朝也又非晉能尊天子也天王勞晉侯於踐土晉侯致天子于河陽而因率諸侯以朝也春秋書曰王所而其實著矣成公會晉伐秦道過京師因而朝焉意不在於朝也春秋曰如京師曰公自京師遂會伐

秦而其實亦著矣二百四十二年書朝王所者二而皆不于京師書如京師者一而又不以朝無王甚矣春秋所以作也 顧棟高賓禮表引華氏

僖二十八年夏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

此踐土諸侯也外朝王不書書魯以見其餘 陳傅良後傳 ○先儒皆言晉文致天子而公朝之此讀者不察也邦衡胡氏曰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尙在鄭踐土鄭地以天王在鄭故就鄭地以盟非自京師致天王來也予按經言朝于王所卽王之所在耳居鄭未復其事甚明 程端學本義或問參 ○天王不居成周而出矣于外三傳遂有下勞晉侯之說學者遂信傳而不稽諸經也經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初不書歸于成周踐土卽鄭地則天王蓋居踐土久矣何下勞之有天王之歸因踐土之盟也奏凱于王會諸侯以盟于鄭以諸侯朝焉天王因是復

歸于成周也然則何以不書歸曰冬書河陽之狩則知天王既歸而出狩也趙鵬飛經筌 ○王將還入王城因晉獻捷而受朝諸侯因王在而朝乃天經地義胡氏從穀梁以爲非其所者非也姜寶事義全考○不書諸侯朝獨書公朝者孫氏以爲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是已而義未盡也踐土晉侯先朝而獻俘鄭伯亦先朝而傳王後至之諸侯亦皆朝如各書晉鄭之朝而合書及諸侯之朝則屬詞太繁故但書公朝而他可見也至會于溫而後請天王狩是諸侯先至而後朝天王矣是時諸侯羣朝矣而亦但書公朝者葢前後異書則似以書不書爲褒貶而疑於其義故亦但書公朝而他諸侯之皆朝可知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晉文功之首罪之魁也楚雖強肆一戰勝之使天下猶知有周此晉文之功也不躬率諸侯以朝天子而屈使就已開後世挾天子令諸侯

之渐此晉文之罪也顧棟高賓禮表○毛氏惠氏辨穀梁見書王所

又　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古者天子巡守方伯率諸侯朝于方岳之下此禮久廢今一歲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但假此以令諸侯非眞能尊天子也然實諱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吳澂纂言○晉文始入以定襄王誅子帶為首務諸侯義之人心歸之用能成其霸業嘗率諸侯朝王京師請職事焉乃以臣召君倡為不度春秋書王狩公朝以明君臣之分家鉉翁詳說○河陽密邇京師不朝京師而于河陽褻矣是晉令也晉於一年之中兩帥諸侯以朝雖朝禮未盡春秋猶有取直御纂所○諸侯不朝京師久矣天王出居于鄭不奔問官守天王勞則一朝王所天王狩則再朝王所一歲中兩書公朝非予公之朝以著天下諸侯不朝京師之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

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夫事天子也安有挾一事以往哉有朝之名無朝之誠所謂享多儀儀不及物劉敞意林○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得不朝上書晉求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書公至自伐秦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之罪著矣蓋曰不因伐秦則亦不朝京師爾以伐秦為遂事者明朝王為重也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高閌集注○京師為天子之居凡朝必至焉故言如而朝自見若王所則非常朝之所故言朝而不言如徐庭垣管窺○如京師則朝不待言故不言朝踐土河陽稱王所故須言朝耳或曰書如不與朝也非也內書朝曰如郝懿行說畧○愚按書如自是魯史內適外之辭王所書朝亦是史體當如是若書公如王所則不辭其褒貶於事中言外可見非以書朝書如

爲予奪也以徐氏郝氏說爲正先儒或云書朝以正其尊王之名不言朝以著其無尊王之實意不在朝書如以誅其意又與公朝列國同辭罪其以列國例京師皆求之太過也今酌删節

附 傳載外諸侯朝王

隱六年鄭伯如周　七年戎朝周　八年鄭伯以齊人朝王　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　文元年晉侯朝王于温

○諸侯相朝聘總論

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虞夏制也左氏說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周制也駁曰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 鄭元駁五經異義

周官歲問殷聘世朝諸侯相朝聘之禮也昭三年傳曰文襄之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先儒以爲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傳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

以顯昭明於是有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以其無所出不從之春秋書來朝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李廉曾通僖十五年公如齊）襄八年會邢丘傳曰命朝聘之數朝聘數無可考惟昭三年鄭子太叔舉文襄三歲五歲之霸令與昭十三年傳所稱天子之制歲聘間朝（間者隔一歲即三歲一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不同霸令朝聘較天子為減而會盟則無限數有事即會有不協即盟此晉文襄私定之制而後君復申命傳所謂聽朝聘之命以此（毛奇齡傳）

杜[illegible]朝者五等之君繼立皆來朝往朝也此禮春秋不行大行人鄭注所謂凡君即位大國朝小國聘者乃春秋之禮非周禮（惠士奇春秋說）子太叔所言文襄朝聘之制考之春秋惟魯之事齊桓為合晉文以後經傳事迹皆不同蓋霸業有盛衰疏數隨時有過有不及終不可

為定制也 趙汸左傳補注卷八

春秋諸侯或附大結好或畏威共命故小國則朝之聘之大國則聘而不朝朝魯者皆小國公如者晉齊楚三大國而已聘魯者齊晉宋衛陳鄭秦楚之邦魯臣所如唯多大國而或及於小國 李明復集義引程子雜說

周禮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謂之殷得中而不過也謂之世終世而一朝也其禮節矣周衰禮壞無禮義之交惟强弱之視以魯專觀或來朝不報其禮或屢往不納以歸無古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職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 胡傳隱十一年

春秋諸侯豈必繼世而朝哉迫彊弱之勢緩大國之討而朝也故朝魯者曹郜鄫紀滕薛邾杞而已齊晉宋鄭未嘗一至魯庭也魯所朝者齊晉楚而已未嘗一造滕薛之庭也交相朝無有也 趙鵬飛經筌隱十一年

書朝書聘皆貶其不尊王而自相朝也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

春秋之初齊魯皆爲望國未有朝於人者魯朝齊自僖十年始朝晉自文三年始至襄而并朝楚矣齊頃以鞌之敗始朝於晉宋之盟屈建令晉楚之從交相見意爲齊而發趙孟拒之而釋齊秦故齊終未朝於楚 張尚瑗左傳折諸

○書諸侯來朝 來朝各國各總論附後其止一朝者在本條下 聘朝相辨 以春秋諸侯相朝聘爲禮辨

同來朝各行禮則各書之若穀鄧偕至朝不同日也旅見則累數之若邾牟葛及滕薛同日行禮是也 張洽集注 隱十一年

齊晉宋衛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地狹兵寡不能與魯抗也 孫復尊王發微同上

滕朝者四杞邾朝者各七曹小邾朝者各五郯朝者二薛紀穀鄧郇郜牟葛蕭叔之朝各一魯皆未嘗報聘 汪克寬纂疏同上

來朝皆小國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鄭人曰曹畏宋邾畏魯也

宋人曰滕薛郳吾役也晉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不啻惟是鄫畏邾也杞畏莒也紀畏齊也郜畏宋也郯畏吳也穀鄧畏楚也介葛年畏東夷也春秋錄之悲其無以自存依人以爲安也齊桓始伯曹邾皆列衣裳之會幸也其餘小邾薛杞之屬成襄後稍稍通盟會前此一百二十年無以自見若蕭若介若郯終春秋末得與焉若來朝不書誰知其有國矣春秋悲其無以自存亦幸其猶未亡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覩昔日來朝者獨有區區之滕耳陳則通提綱

曹邾滕杞小邾朝魯爲多杞七朝而止於成曹五朝而止於襄小邾五朝而止於昭邾七朝而止於定滕五朝而訖於哀穀鄧僻陋葛年旅見羣然而走於桓杞伯姬之子鄫季姬之夫羣然而走於僖曹伯再朝於文小邾子再朝於昭杞紀昏媾薛介比隣邾子仇讎或終始一至或忽禮忽兵春秋諸國何可長也東遷列國唯利是視小國朝

魯猶魯朝大國也是以齊晉更霸之日曹遂不朝晉悼昏杞之後杞遂不至滕與二邾迄春秋之末猶棲棲兩覲之間式微甚矣馬驌左傳事緯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穀梁諸侯來朝猶言同時也謂别言也若穀鄧累數皆至也若滕薛○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晉使荀庚來聘衛使孫良夫來聘固人臣也魯尙不敢同日而參盟豈有兩國君來朝而並見耶公志驕矣劉敞意林○伐戴人郕小國皆懼所以來朝劉實集錄日講○不各書來朝而累數之與穀鄧異文是旅見也罪也解義

桓二年春滕子來朝見諸侯貶爵門

桓二年秋杞侯來朝公穀作紀

杞當從公穀作紀左氏誤爲杞因下文入杞一事遂生來朝不敬之說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伐其國況杞爵非侯乎盖

是時齊欲滅紀紀求魯為之主故來朝耳彙纂劉敞程子胡

桓六年冬紀侯來朝

左傳見齊滅紀門○夏會郕冬又來朝紀求於魯至矣卒至滅亡書之見紀苟焉圖存而魯坐受其朝莫之拯也家鉉翁詳說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羊何以名失地之君也○穀梁其名何失國也失國何以言朝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失地所以能朝者諸侯失地有遂亡而不復者有猶能託於大國而圖復者其倉卒奔來不暇修禮則以奔接之或從容猶能如平日之過我則以朝接之苟不失其為君能以朝禮來見吾安得而絕乎葉夢得春秋考○曲禮曰諸侯失地名公穀以書名為失國之君於義為正彙纂案○左氏曰名賤之也非也侯伯之爵豈小哉劉敞權衡○

書名謂貶朝桓亦非也朝桓不名者多矣不宜同罪異罰方苞直解

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注諸侯之嫡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穀梁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內亦失正矣○世子攝其君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今曹伯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焉故云非正楊士勛疏○諸侯相朝而攝是抗天子之禮於諸侯也葉夢得傳

桓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俱稱人而合行禮知其尊卑同孔疏○愚按以稱人爲貶先儒多駁之杜預以爲附庸世子安有三國同遣世子邪當從高氏郝

氏說見附庸稱人門

莊五年秋郳犂來來朝

胡傳見附庸書名門○附庸小國與介同稱郳視介猶有禮故介止言來郳兼曰朝（汪克寬纂疏引王樵）○郳至僖七年書小邾子其來朝五此年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復役於宋（李廉會通）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公羊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嘉禮不野合朝公于外是褻之於野（胡傳）○蕭宋附庸於魯本無朝事之禮時齊桓與公在穀蕭去穀近來朝伯主因并朝公（趙汸屬辭）○叔蕭君之弟介弟攝君又行禮於野皆非也（吳澂纂言）○禮朝聘受於大廟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也書朝公志公之侈而蕭叔之簡也交譏之（顧棟高賓禮表）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伯姬會公于洮又復來魯蓋為伯道殷勤也伯姬在魯故杞伯亦來朝 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與其子俱來朝也○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范注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諸侯之子本有攝君之禮今杞伯之子幼弱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若能行朝禮則當如射姑書法伯姬別言來爾 孔疏○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欲託其子於魯也 吳澂纂言○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子幼不成朝故不日以其子來朝姬以莊二十五年歸

杞至今十三年子㓜可知高閌釋經然○杞惠是年卒葬皆不書是

魯弱杞而廢其喪紀也春秋書之既以譏伯姬亦以著魯受其

子之朝而不會其父之葬也張自超宋辨義○如曰杞伯姬使其子

來朝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則嫌於伯姬之不來也如曰杞伯姬及

其子來朝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則嫌於伯姬之並朝也故必變文如

是書戴祖啟五測

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書其能以爵通杜預何休

僖十四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防而使來朝

○朝未有言使者其曰季姬使鄫子來朝何惡魯而賤鄫子也

魯為已汰鄫為已卑於婦人乎何譏陳傅良後傳○鄫子娶於魯而

不敢來朝者微陋不能成禮也僖公因季姬來甯責以不朝故季姬使之來朝鄫後屬鄫鄫卒爲莒滅魯不能存之而惟責其不朝不仁也（趙汸屬辭）

僖二十年夏郜子來朝

公羊曰失地之君又云郜滅在春秋前按入春秋九十年矣若失地則三世矣猶能躬行朝禮乎（劉敞權衡）○郜爲文昭惟此年一見而已（孔疏）○郜附庸於宋意是時宋襄無道慮其難恃魯爲同姓望國故求依附耶（黃正憲翼附）

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春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杞來朝將以庇社稷而魯反以兵入其國伯姬託于於魯魯不篤甥舅之好國且是破（趙汸屬辭）○杞自此不復與我通自城緣陵後亦莫與諸侯會盟于

淮夷矣劉玉闕疑引高閌

文十一年秋曹伯來朝

左文公即位來見○曹自晉文執曹共不得已而從晉及襄[illegible]政衰遂不與諸侯之事文公立附於魯自此復列諸侯[illegible]私考○曹本從齊宋襄圖之則從宋晉文執之則從晉今晉失伯朝魯求庇然朝於喪畢以事王者事魯非禮矣御纂直解

文十二年春杞伯來朝

左杞桓公始朝公也按傳載杞叔姬事顧氏辨其誤見凶禮門是年子叔姬卒

文十二年秋滕子來朝

左滕昭公始朝公○曹杞滕相繼來朝皆以公即位也公乃不修述職之禮於京師無王甚矣汪克寬纂疏○滕自宣公見執於宋而從之二十六年矣昭公嗣立復朝魯宋亂不暇爭也季本私考

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非也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則五年一朝事天子之制不得用于列國左氏據子太叔之言不知周禮邦交世相朝之禮彙纂劉敞趙鵬飛○齊伐曹入郛蓋與齊託於魯李本私考○事天子之禮曹行之魯受之均罪也御纂直解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僖文之世邾屢爲魯虐至是因宣公立而求成然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不朝見伐朝亦被兵小之事大難矣趙鵬飛經筌

成四年春杞伯來朝

左歸叔姬故也○將歸叔姬先來言其故杜注

成六年夏邾子來朝

成公即位始朝汪克寬纂疏○魯取鄟而邾遂朝魯畏也高閌集注

成七年夏曹伯來朝曹宣公

成公即位始朝汪克寬纂疏○曹魯兄弟國弱小屢朝而魯不報聘邦交無禮可見日講解義○曹征役上同衛鄭朝覲則下比邾莒戰爭伐鄭救鄭無敢不從此其名與鄭衛同也而勢實不支故鄭衛未嘗朝魯而曹屢朝之此其實與邾莒比也趙鵬飛經筌

成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左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

成十八年秋邾子來朝

左邾宣公即位來見○晉悼新立厚於魯杞邾相繼來附季本私考

○儀禮疏見嗣君踰年書爵總論

襄元年秋邾子來朝

邾宣去年朝魯今襄公新立故復來季本私考○獻可杜氏曰春秋

小國朝大國凡書皆譏之豈可日禮愚謂天王崩魯襄公在喪邾子來朝而日禮乎程端學三傳辨疑

襄六年秋滕子來朝

左滕成公始朝公○滕久不朝今以魯睦於晉託庇耳季本私考

襄七年春郯子來朝

左始朝公也○宣四年平莒及郯則郯近莒小國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則嘗結昏於魯故宣公爲之伐莒成七年吳伐郯郯成八年晉以郯事吳伐之今晉既會吳于戚於是始來朝趙汸屬辭

襄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左小邾穆公始朝公

襄二十一年冬曹伯來朝

左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喪畢來朝○喪畢不朝京師而朝宗國非

禮注貫篇纂疏

襄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

左邾悼公來朝時事也○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

至是悼公來朝 高閌集注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左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從之○邾雖眾從晉列於諸侯而不失事大之禮本魯附庸故耳 季本私考

昭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諸侯猶有往者不畏其君畏強臣耳 郝敬直解

昭十七年秋郯子來朝

魯自庇不暇何暇庇人郯與小邾來朝無益矣（趙鵬飛經筌）○魯郯昏姻國襄七年之後久不來今會婚吳畏吳求庇也（季本私考）

定十五年春邾子來朝（邾朝止此）

去年來會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會之喪卑屈甚矣（家鉉翁詳說）

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來朝七十有三年不朝矣中間惟我襄公定公之喪兩會葬而已微弱甚矣（汪克寬纂疏）

哀二年夏滕子來朝（諸侯來朝止此）

滕薛來朝論

滕朝魯者六自隱至襄滕以赴見經者三（隱七滕侯卒　宣九滕子卒　成十六滕子卒）隱七年赴者（其謚未詳）未嘗來朝來朝隱桓者（其謚未詳）不見書卒宣九年赴者卽來朝文之昭公成十六年赴者文公也不朝於魯其後朝襄公而

與襄同三篤之會者成公也悼公在位二十五年不朝於魯昭公失政故也朝哀公者頃公也滕近魯不可不朝薛自朝隱後不復朝魯

杞來朝論

杞朝魯者五毋來朝子者一（愚按桓二年來朝者紀也非杞趙氏仍舊誤列入今更之）莊二十七年伯姬與子來託其子於魯是爲成公即位後不朝魯僖二十七年其弟桓公來朝杞雖先代後而微於滕薛盟會皆序滕薛下入春秋即爲莒伐其後非城緣陵以遷之國幾亡於淮夷其來朝求庇也而魯豈能庇杞者乎伯姬託子庶幾魯篤甥舅之好也當其身國且見破況後世乎僖公賢君且不念姑姊妹況他君乎而僖之末年伯姬又來求婦小國之結於大國類如此亦可哀矣文十二年桓公來朝（傳說載子叔姬事分制節）宣公以杞不朝伐之成四年爲叔姬歸魯來朝成末年公自晉還杞桓復來朝問晉故杞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昏後晉以

悼夫人故城杞又使魯歸杞田於是杞文公來盟自杞桓後稍能自彊旣昏於晉世從盟主征伐雖不朝魯而終春秋魯不敢侵暴之矣

紀來朝論

紀來朝二紀近齊而娶於魯齊鄭襲紀再來朝以謀齊難請王命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既而紀女爲王后魯主其昏葢魯爲紀謀必不敢滅王后之家爾齊僖猶知有王其子強橫卒亡紀國魯無如何也

曹來朝論

曹來朝四世子來朝一桓九年射姑始朝鄭莊公也其後三世不朝魯以方從齊桓盟會也兩朝文公者曹文朝成公者曹宣負芻不來朝朝襄公者曹武自後六世皆不朝魯曹國於晉宋衛鄭之間自從齊霸即班莒上鄭下其事魯如此於諸大國可知而文十五年齊入其郛討其朝我其後卒滅於宋當時小國之不亡幸而已

邾來朝論

邾本魯附庸而國彊隱公爲蔑之盟旣而爲宋伐邾桓八年伐邾十五年邾與牟葛同朝十七年又盟于趡旣而及宋伐邾故僖文之世不來朝僖伐邾者三文伐邾者一而後邾亦伐我宣公之世小國朝魯者皆不至而邾獨釋怨來朝時諸侯皆事晉而宣事齊邾子貜且齊出也故獨來朝後又朝成繼好邾宣旣立卽來朝明年又來朝嗣君蓋自宣以來再世無間於魯也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適年叔孫豹如邾聘且脩平邾人間我有齊莒之難伐我晉爲溴梁之會爲我故執邾子邾悼公立復與齊更伐我晉旣圍齊再執邾子取邾田歸魯而邾自是不敢窺魯矣齊慶封來聘明年邾子亦來朝邾莊公立三十四年不朝於魯邾快畀肱相繼來奔定三年蒐比蒲邾子來會公明年又來朝隱桓之世其曲在魯以衆暴寡也襄之初年其曲

在邾特齊也邾既削而其臣多叛定哀之間邾雖卑事魯而三家强暴無所不至非有齊吳之救則邾滅矣

小邾來朝論

小邾者邾別封未命已來朝既命又來朝後闕蕭世乃朝襄公而伯主會盟征伐無役不同矣昭三年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則當時大國之接小國一崇一卑在其好惡而已昭十七年又一來朝而止如知武子宋仲幾之言小邾蓋服於齊宋也 以上皆趙汸屬辭

〇來聘總論

禮小聘曰問使大夫大聘使卿名見於經是卿也 穀梁楊疏隱七年

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周道也書聘不書問畧小事也 葉夢得傳同上

邦交殷相聘殷之爲言中也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聘禮曰小聘曰問久無事焉則聘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鄭

氏以比年小聘爲歲相問三年大聘爲殷聘近之矣然大聘不必限以三年也以無事之聘爲無盟會之事有故之聘爲宋災之類則因事命使亦謂之聘禮之小者名之爲問故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私而不升不郊勞禮之所記止存聘義聘禮而畧問禮舉大以見小也此周制見於經者然鄭游吉言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異乎古矣 葉夢得春秋考卷十四

諸侯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以致其恭其於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所以致其要春秋朝聘不入京師相與結歡者數大國無復考禮一德尊天王之實也但連衡以相比周耳 呂大圭或問隱七年

古者邦交禮簡入春秋時比周相結使命日煩齊桓漸復反正晉文繼霸道益聘使無復翩翩可見霸令行而節簡目疎猶存古意也至僖之末年大夫之交政列國者紛紛無制矣 季本私考僖三十三年

聘禮大要欲相厲以輕財重義俾民作讓聯甥舅之情篤兄弟之好字小事大之意即寓其中春秋時衆暴強陵就魯而言大國有聘無朝小國有朝無聘其來往者緣一時之私無報施之道當時所述或云三歲而聘昭三年鄭子太叔語或云歲聘以志業昭十三年晉叔向語或云諸侯即位小國朝而大國聘襄元年傳各以意爲辭非復邦交舊典矣萬斯大學春秋隨筆

○王使聘魯書下聘責天王辨

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按周禮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是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王制疏引許慎異義

存頫省聘問五者君之事也春秋何以獨書聘天子撫邦國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而無聘問蓋存頫省常也聘問非常也聘與問一事大曰聘小曰問則問亦聘矣此聘所以獨見也葉夢得傳隱七年

曲禮曰諸侯使人問于諸侯曰聘而大行人有聘問禮與端圭璋以

頫聘則天子使人問諸侯亦謂之聘王制稱諸侯之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則諸侯使人問于天子亦謂之聘穀梁曰聘諸侯非正誤矣張大亨五禮例宗

書公如京師者一臣如京師者七而天王來聘者八見天下無王而王室衰替也孫覺經解

書天王下聘責諸侯不朝之罪也隱之史策不書遣使如周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是未嘗朝也一不朝貶爵再不朝削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而遣使聘焉王失威福之柄矣二百四十年書公如京師一朝於王所二卿大夫如京師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三歸脤一賵葬四則問於他邦及晉楚齊秦之大國又可知矣胡傳隱九年

宣十年後魯歷五公周更四王無來聘之文何哉葢文宣以前王命

猶足重文宣以後周衰尤甚禮文不足結諸侯也呂大圭或問卷四

桓王聘魯五惠襄定各一自定以下無下聘者矣桓王屢下聘此周室之衰也定王而下浸微不復下聘此周室之極衰也又卷十二

聘隱桓者桓王東遷諸侯不共王職王室乃屢下聘聘而猶不享覲於是有求賻求車之使莊公再主王姬之昏莊王錫命桓公僖王無使至魯襄王時僖兩朝王所而王使冢宰三公來聘於是魯始聘京師則以晉文之伯也文公之世襄王錫公命歸成風賵會葬故不復下聘頃王匡王無使至魯定王徵聘宣公乃使仲孫蔑如京師明年王季子來報聘成公之世魯不會定王之葬而簡王尚來錫公命靈王景王無使於襄昭定公之末敬王使來歸脤而已趙汸屬辭

凡伯南季仍子家父不過大夫猶可也宰周公以三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禮益瀆矣隱僖得聘猶可也以宰糾而聘桓以

孝子而聘宣寵亂賊矣李廉會通

天王來聘常事可以不書然諸侯抗天子而不行朝禮但見天子懷諸侯而修聘禮則爲非常事不可不書矣張自超宗朱辨義隱九年

諸侯朝而王聘正也諸侯不朝而王聘非正也比事以觀天王之失道魯之不臣自見顧棟高賓禮表

黃氏震曰諸儒多以諸侯不朝不貶爵削地而反下聘責天王不思是時周衰甚矣此何異父祖垂絶不責不孝子孫之不養而反責長者之祈哀趙氏鵬飛曰王室微弱諸侯强大天王豈得已而下聘春秋扶王室豈有反責天王之理書王來聘所以誅魯之不朝耳穀梁以非正責王朝者非張尚瑗穀梁折諸

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先儒據之以爲天子聘諸侯之禮今考大宗伯及行人此文皆上連朝宗覲遇會同下承殷頫實指王見諸

侯與見諸侯之使鄭注朝宗覲遇會同就王見諸侯言聘頫就王見諸侯之使言則時聘謂諸侯聘天子非天子聘諸侯也然天子使諸侯亦有之大行人又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是也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東遷王室既卑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哀高斯大學春秋隨筆

愚按諸儒以爲春秋責天王者固非然王聘之非正亦不貶自見穀梁說未可竟廢也故彙纂兼用之至時聘之禮先儒多誤解葛氏據周禮考辨甚精又分晰禮經謂天子有問無聘亦甚確核並存之據葉石林張大亨所考則問固亦稱聘也

方氏說見周魯交際門總論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程子謂諸侯不朝不能正其罪而反聘之王失道矣張洽謂隱

十年中王使三至魯不報聘譽之以罪魯一一說當兼用見九年彙纂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以五年一朝計之公當再朝而乃不朝而天王一賵一求二聘焉著王使之勤所以責魯不朝之罪趙鵬飛經筌○宰咺祭伯凡伯南季接踵魯庭而公不朝平王武氏子來求賻又不奔喪會葬桓王即位又不入覲隱桓之罪大矣參張洽集注汪克寬纂疏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弑逆王不能討而聘之是崇亂也劉敞傳

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傳雖不言聘蓋爲將伐鄭而遣告魯孔疏

桓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五年中三聘魯而隱桓未嘗一朝并未遣一使傷周責魯之意

深矣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命魯主婚也魯爲紀謀納女於王趙鵬飛經筌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周公閱來聘辭備物之饗○魯未嘗朝京師第因與晉會盟朝於王所而已襄王不能正王制而下聘焉已失道矣況遣冢宰乎陵夷甚矣程端學本義○三公兼冢宰乃坐而論道之大臣至貴重者也其可薦幣於諸侯之庭乎黃仲炎通說○自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之後不書王臣下聘者四十餘年蓋齊桓尊王人殊王世子不盟宰周公其尊周之意明故王臣無下聘之文至僖公三十年而宰周公來聘者蓋晉文兩致天王盟王子其伉周之跡著故王臣行下聘之事呂大圭或問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劉康公來報聘○宣公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

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臣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之母弟來王靈益不震矣胡傳○定王始則徵聘於魯繼則厚賄於仲孫終則命貴弟來報王不能自尊矣故來聘之書止於宣公汪克寛纂疏

附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見王臣不書使

附傳載周聘外諸侯僖十六年內史叔興聘宋

○列國來聘

書諸侯來聘三十一齊五晉十一宋衞各四陳鄭秦吳各一楚三魯秉禮之國受同列朝聘而尊王禮闕書以示譏也顧棟高賓禮表本汪克寬

趙汸曰傳釋列國之聘有三一結好二結盟三通嗣君今考結好而聘者有報若莊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冬季氏如陳是也結盟與通嗣君而聘者不報禮薄與交聘異也朱鶴齡讀左日鈔隱七年

齊晉於魯大國也宋衛陳鄭敵國也吳楚秦荒服之强也强大勢足以陵我比肩勢足以抗我故其交我止有聘而無朝重耳興霸在位不久此禮未舉歷襄及靈晉霸中微魯方勤齊交晉頗簡成公時數被齊難方堅晉之好三年晉遂來聘則以魯奉事之謹答其意也是後魯一於事晉故晉之聘禮驟多於齊而齊之聘魯不過襄二十七年一聘而止至陳則在隱文莊僖之間交通中國其後脅制於楚禮文疎絕故莊二十五年一聘而止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左右脅迫故於諸侯禮文稀闊暨悼公興霸鄭歸服中國特於襄五年來聘也衛宋兩國自文宣以來至襄昭之間始有聘禮蓋前此者二霸迭興諸侯一心從霸盟會薦舉信好敦固不待聘問而相親也後此者霸業不競諸侯攜貳雖盟會之禮且猶墮廢況玉帛之使乎若吳楚秦三國楚以莊九年始入春秋欲結諸侯與齊爲抗故二十三年始來聘

中更二霸挫其鋒銳二霸既沒楚復窺中國至文九年復修聘以求諸侯及晉悼卽世平公不能修先烈以張中原襄二十七年遂挈諸侯委於楚是以三十年又來一聘吳自成七年躡楚之蹤傲睨天下諸侯病楚假吳爲援故吳得交通諸侯此襄二十九年所以來聘也秦則僻居遐壤罕接中土故自僖以前無聘問之文及文公時交結諸侯初修聘禮皆逞志以結諸侯也沈棐比事

齊來聘五

齊聘魯五年之再來齊僖糾合也歸父之來晉襄未定也國佐之來齊頃叛晉也慶封之來齊景爭霸也皆出私情然春秋初齊猶加禮於魯桓霸後魯聘齊二十二而齊聘僅三至視魯卑矣李廉會通

齊僖聘魯者再隱七年一結艾盟一致夫人故魯皆不答聘齊昭來報聘一齊惠受賂立宣公其結援以私而不交聘齊頃來報聘一齊靈與魯

有怨朝聘禮絶齊莊立魯修好而莊不報因齊伐晉而魯爲晉侵齊故也齊景立乃來聘通嗣君趙汸屬辭

齊魯交聘論曰召陵以後魯始事齊未始事晉謂諸侯不能抗齊也城濮以後魯始事晉而又事齊謂齊權猶可抗晉也鞌以後魯之事齊寖簡事晉寖繁謂晉伯足以弱齊也入東周來魯甚持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齊兩遣介弟來而不報齊猶媚魯魯無畏乎齊也二鄭二幽諸侯授齊以伯魯獨晏然無事於齊大夫行李不出疆埸者七十餘年召陵之役震動中華僖七年季友如齊則我聘齊之始也十年公如齊則我朝齊之始也繼又友往聘焉公往朝焉當是時諸侯靡然從齊小白卽世諸侯無所統屬聘問不相往來城濮之役重耳繼起諸侯再合而魯之望走又在晉矣然而魯猶未也踐土之會雖從於晉襄仲之聘不之晉而之齊則魯未忘情乎齊也葢齊魯皆東

諸侯然齊大於魯親於魯伯國遺威餘烈猶足動人魯不能無畏之也晉文朝死國子夕來此豈尋常聘問之比哉將以覘魯召魯也殽之役晉人得志魯且不畏晉而朝齊文公卽位元年先遣穆伯往告於齊次年公始如晉而猶忌於齊也亟納幣於齊以自託十有五年齊執單伯我告於晉而晉不問齊侵西鄙我告於晉而晉不救遂背晉事齊而立宣之謀又於齊乎請公如者五大夫如者七齊惠挾其大有造於魯晏然受朝聘而不報至易世國佐始來鞌之戰齊爲晉弱魯始折節事晉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謂不往齊讐我必甚僑如黽勉於十有一年之行齊蓄憾於魯忌晉不敢發者三十二年晉悼末年乃數致怨於我叔老之行葢亦昔遣僑如之意歟襄昭定往聘各一何昔密而今疎也昔之事齊謂齊權猶足抗晉而今反見弱於晉謂齊權足以庇魯而今不能自庇其國我又何必數數然

哉隱桓之世齊魯敵也莊始從齊者也僖始事齊者也文宣事晉復事齊者也成襄昭事晉而半事楚者也定哀則事吳越矣陳則通提綱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結艾之盟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杜注經書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孔疏○齊僖親送女至魯竟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吳澂纂言

僖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公子遂也或謂晉文沒齊欲主盟而修好也黃震日鈔○前有取穀之怨晉既霸公子遂聘齊解讐結好越六年歸父來吳澂纂言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報季孫行父之聘○宣公親如齊弔喪公孫歸父繼往會葬而行父歸父又皆如齊一年之間君大夫接踵在齊齊不得已僅一報聘歷觀魯十二公求媚大國未有如宣公之甚者也戴溪講義○一歲之間公與大夫五如齊齊不得不一來聘雖在喪忘哀失禮不顧矣然亦或欲伐莒而來謀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杜注○齊靈莊時魯久受兵患今通好家鉉翁詳說

晉來聘十一

晉景來聘二 一尋盟 一言伐鄭 晉厲來聘涖盟 一 晉悼來聘四 一拜朝 一通嗣君 一拜公之辱 一拜師 晉平來聘三 一命公討衞 一拜城杞 一韓起爲政而聘 頃公來聘通嗣君 一自景而後始來聘魯文襄

之伯雖受魯朝聘而不報也趙汸屬辭

魯朝晉二十一聘晉二十四而晉使之來十有一荀庚郤犨聘而遂盟以大夫伉也士燮以伯令徵也惟成十八年至襄十二年悼公復伯以禮親諸侯故十餘年來聘者四外此惟昭二年韓起以禮來若荀吳黨叛臣而徵諸侯士鞅責牢禮則非禮之加甚矣顧棟高大事表

晉魯交聘論曰古之大夫聘問不出境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春秋之初諸侯聘問倘簡大夫不得通外交春秋之中諸侯聘問寖繁大夫始得藉外權春秋之末外交愈固外權寖重而大夫皆得為內患春秋之義卿非君命不越境祭伯之來王臣始焉內大夫猶未有交乎外者自莊二十七季友如陳葬原仲大夫外交於是始然是時聘問倘簡外交之迹易見也屬有齊晉之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假聘行私皆得遂其外交之謀而沒其外交之迹矣季孫專魯始終倚晉

之大夫爲重文公之世其微也成襄之世其著也至昭公則寖盛而不可禦也晉襄卽世宣子執晉柄而行父適來他年齊侵之告卒能轉移諸侯之師於扈之會微行父之力不及此仲遂主齊立宣公魯卿不往晉者十七年宣公卽世移向日之主齊爲今日之主晉者行父也行父內專政於魯外取功於晉六年新田之賀實行締交大國之朝乃獨信行父之聘自此魯國之權操縱於季孫矣苕丘之辱僑如之譖實爲之行父之歸范文之言實奬之登𨼆季孫而赦魯也非重魯而赦季孫也嗚呼行父猶可繼是而宿繼是而意如魯何足以爲魯哉八年士匄以聘幣來九年以聘幣報范文有功於季武之父季氏往報於范文之子季氏范氏之交始合矣苟假爲政使叔孫往而請代范齊匄爲政季孫乃親往拜師季氏范氏之交始厚矣邪邱

之會我襄公在晉不使公敵晉侯而使季孫敵晉侯則季孫之權重於公而公已失位矣豈特昭公失國之可歎哉嘗謂襄公以前魯之君敵晉之大夫也襄公以後魯之大夫敵晉之大夫而晉魯之君不與焉當成公而有荀庚郤犨士燮之聘當襄公而有荀罃士匄士鮒之聘或因公朝而晉以大夫聘也或因晉大夫聘而公朝也公之與大夫敵也二十六年荀吳之來遂敢以召公爲辭魯幾爲晉之鄙邑矣以大夫敵公猶可自二十九年之士鞅以後公且不得儕於晉之大夫矣韓起爲政來告既享於公復飲酒於季氏何爲哉公以弔少姜而見辭季氏致襚乃與之公以取牟婁而見辱季孫往謝乃享之公以取郠故而見止季孫十六年之行乃受之公屢朝而屢不入季孫屢聘而屢受季孫自此心無君矣然猶忌叔孫昭子也士鞅之來受一年而取憎大國越一年而使叔孫往果見執焉意如之謀巧矣

公孫于外不討不合之臣反使荀躒會焉荀躒私焉范氏中行氏皆意如之匹也昭公欲歸又可得耶嗚呼若邱之執釋行父者范氏也平邱之執釋意如者荀氏也適歷之會私意如者又范氏之使荀氏也昭公失國之由由季孫之藉外權逼公室也葢諸臣莫强於三家三家莫强於季氏仲孫之聘晉三其事簡也叔孫聘晉者五豹婼之爲臣忠也季孫之聘晉十有二則有主范主荀之實罪不可掩也不特此也宋樂祁主范鄭伯石主韓衛孫林父善晉大夫諸侯之大夫皆季孫也晉君弱六卿强擁虛器於上而朝歌晉陽之事起晉君亦昭公也又其甚也陪臣執命三家大弱梁嬰父董安于之名疊見于傳季斯仲忌如晉誰使之也春秋於此終矣 東則通提綱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

左來聘且尋盟○魯君親朝而大夫報聘齊晉皆然非獨晉爲

盟主之禮然也當時大小强弱之勢如此 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見聘

而遂盟門 ○汪氏說見下昭二十一年

成八年冬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

成十一年春晉侯使郤犨來聘

左氏曰報聘且涖盟然則經何以不云來盟邪 劉敞權衡 ○又見聘

而遂盟門

成十八年夏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范宣子來聘且拜朝○公朝始還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

肅矣 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魯天下望晉爲盟主而肆非禮于魯故諸侯

多離心晉悼初立公即往賀告至未幾聘使隨至非復前日比

公不見公之氣象矣 洪咨夔春秋說

襄元年冬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衞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魯公卽位之初朝聘於外有之鄰國未有先來聘者獨襄公爲然晉悼屈已以交諸侯當次鄬之役晉侯衞侯次於戚謀而聘魯耳戴溪講義○二國來聘左傳以爲得禮杜氏爲說以通之曰王赴未至也當時諸侯朝聘不避天王之喪久矣杜氏之說亦臆度之見爾牛運震傳

襄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成公末年至襄十二年四聘魯晉結與國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汪克寬纂疏

襄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來聘且拜師前年伐鄭○悼公之待與國有禮矣初年謀霸不敢

輕動諸侯之兵必使來乞師至今服鄭又使來拜師以大役小不以勢行由始迄終一以禮接故願為之用也洪咨夔春秋說

襄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為孫氏故召諸侯討衞中行穆子召公○林父據戚晉黨叛臣戚之衞伐戚殺晉戍不自反而謀討衞倒行逆施矣家鉉翁詳說

襄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拜城杞也○拜城杞則私情之不足令諸侯可知李廉會通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告為政而來見禮也○前此晉聘未嘗以上卿執政將命今韓起來蓋晉伯衰欲以嘉好結魯汪克寬纂疏○來聘告為政此見當時君弱臣強之漸諸侯即位則告政鄰國為其繼先君而修舊好也今大夫乃行諸侯之禮呂祖謙左傳說○昭公嗣位來聘亦以

諸侯朝楚恐貳於楚故執政大臣出聘以固結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書聘止此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杜注○即位五年始出聘伯業既墮無求於諸侯故修好不急趙鵬飛經筌○左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侯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魯人加四牢爲十一牢○禮好不結而求財無度聘義亡矣春秋自是不復志聘呂本中集解引許翰○晉自韓起聘後不遣一介行李者十九年幸而士鞅來乃責加牢於禮外豈惟卑魯實君命之辱也周官行人之職上公九牢諸侯七牢鞅大國之卿何得逾諸侯强恣甚矣洪咨夔春秋說○二十三年晉執叔孫舍盍原於士鞅之怒也晉之聘魯十有一始於荀庚終於士鞅始則伉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汪克寬纂疏○即位久乃修聘霸業既隳六卿爭權邦交不暇及也御纂直解

○晉昭拒公於平邱又公朝而不得入又比公歷三時而歸無禮甚矣晉頃即位魯不朝聘而士鞅來正釋怨修好之時也顧減禮而激怒士鞅以致往朝又不得入其後晉執行人昭公失國而兩次乾侯在外七年皆意如之絕公於晉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衛來聘四

成公來聘一　成公見執於晉魯僖為請於王得歸旣服於晉國勢稍安而武子來拜僖公之賜故魯不報定公來聘尋盟一　衛獻來聘新君七年報之林父旋來尋盟凡尋盟之聘皆不報趙汸屬辭

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而入春秋贄幣不交者百餘年何乃闊略如是隱桓時舍婚姻之國未有書聘者也齊伯興而陳始聘晉伯興而衛宋鄭始聘諸侯交聘皆非邦交之常役役於伯主耳自晉文以來晉數有憾於衛晉文之季年成公不朝而衛見伐衛人報之

而鄭見執以百餘年間閡之衛一旦甯子來豈無意邪此時魯睦於
晉數會晉君晉卿將藉魯以介於晉也故十三年公如晉衛侯遂會
公於沓也新城以後衛又於晉爲睦我反不如之昔也衛藉魯以事
晉今也又爲晉以致魯宣七年之冬將爲黑壤之會則春使良夫來
盟焉宣之季年魯不能堪於齊而始自歸於晉斷道之盟我公與焉
衛侯與焉始私要結以謀齊矣越明年而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又二
年而晉魯衛之大夫戰齊於鞌則良夫來盟之意非邪我成公三年
良夫又聘則鞌戰之餘也衛良夫來晉荀庚亦來胡巧相值也我襄
公即位之元年晉悼之次年也衛子叔來晉荀罃亦來胡巧相值也
蓋衛在晉之宇下行李往來詳其動止而與之俱耳七年我季孫報
于叔之聘衛林父拜武子之言大抵晉親而魯衛亦親也設或衛從
楚而魯聘之則晉疑於魯魯從楚而衛聘之則晉疑於衛疑則禍生

魯衛各保其邑之不暇何暇自相聘耶衛之來聘者四來盟者一魯獨使季孫一往報之兄弟之情薄報施之情忘矣抑吾於衛聘之始終而有感焉甯子來聘成公復國之後也衛有甯子之聘而國始安孫林父來聘獻公失國之先也衛有林父之聘而國始危季孫之往報豈衛之幸哉良夫傲慢爲臣而君已不逃叔孫穆子之所料繼是而來魯者再其結於魯者深識者已懼其異日公孫剽何爲者耶林父又何爲者耶又加季氏焉二豎之黨合也二豎黨合而獻公失國之禍成矣異時晉會于戚謀定衛君其君則前日聘魯之人也其與會之臣則魯衛之二豎也獻公之得居夷儀者幸也陳則通提綱

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文公時僖公之烈猶在故同姓則衛來聘異姓則秦來聘蠻夷則楚來聘惜文公不能繼業也高閌集註○衛自孔達爲政侵鄭伐

伯主晉會垂隴將伐衞陳侯爲之請成執孔達以說而後得免自是甯俞代爲政明年晉遂歸孔達其夏衞侯朝晉至秋而來聘事大睦鄰以安社稷蓋皆出俞之謀所謂知也吳澂纂言○晉衞交伐之後即會伐沈之師而又聘甯俞謀國之忠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三年冬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左來聘且尋盟○又見聘而遂盟門

襄元年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

公即位故見晉聘是年衛嘗來聘條

襄七年冬衞侯使孫林父來聘

左拜武子之言尋孫桓子之盟○又見聘而遂盟門

宋來聘四

其公來聘二一通嗣君仲孫蔑往報之二聘其姬故魯不報平公來

聘尋盟一　元公即位通嗣君一　趙汸屬辭

宋魯交聘論曰宋魯春秋之望國也宋王者之後魯周公之後齊晉二伯先結宋魯而後可以鬬諸侯蓋卑於齊晉而隆於衞鄭陳蔡者也魯於衞鄭陳蔡邦交闊略春秋無魯蔡交聘之事文六年以後無魯陳交聘之文鄭聘者一魯迄不報衞聘者四魯獨一往宋來聘者四來盟者一魯聘宋者五其禮相當何也其初出於晉魯覘宋之謀其後乃成宋魯交聘之實盟宿遇垂魯首親宋輸平而後黨鄭仇宋十五六年猾生既沒會宋于虛于龜驟合復離未始有成盟也桓文迭伯同列衣裳之會未始有特聘也文十一年襄仲如宋魯豈肯屈意先下於宋哉厥貉之役楚謀弱宋宋及楚平於晉貳也魯方睦於晉衡雍之盟襄仲與晉盾深交此聘蓋觀宋從楚否也新城之盟宋公首會未必非襄仲一聘之力自後往來使絕成四年華元來而仲孫報宋魯之交始合宋又來聘納幣我又如宋

致女宋魯之交始固繼又宋聘我二我如宋三宋魯之交愈密昭二十五年叔孫如宋而宋不報公在外不獲報也元公不顧昏姻宋元夫人季平子之外姊生子又妻平子爲公如晉見宋公内魯君而外賊臣之義焉吾[illegible]魯之交皆不偶蓋魯秉周禮宋亦善守先代故也陳則通提綱

成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通嗣君也○宋入春秋未嘗來聘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爲其公謀昏張本乎汪克寬纂疏引王樵○晉宋衛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故也吳澂纂言○去年晉衛同來聘今茲宋來聘公親如晉報明年仲孫蔑報聘于宋獨於衛無報豈非畏晉而卑衛邪戴溪講義

成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聘共姬也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杜注○餘見聘而遂盟門

昭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通嗣君也宋元公嗣位○魯使卿會宋葬故嗣君逾年即遣聘不願忘喪即吉之嫌張自超宋朱辨義

鄭來聘一

鄭聘魯一通嗣君也終春秋魯未嘗聘鄭趙汸屬辭

魯鄭交聘論曰魯鄭東周舊好也自鄭語來盟後桓十四年冠蓋不入魯者百四十年其始來之使書人隱六輸平其繼來之使書名隱八宛來歸祊其又來則鄭君之貴介弟也蓋春秋之初諸侯媚魯雖齊君兩遣介弟來猶不報也宜鄭於魯厚也至齊伯而鄭逃盟遂勤新城之圍晉伯而鄭貳楚遂煩秦晉之師幸城濮一戰楚不敢爭者十五年狼淵之役

鄭及楚平辰陵以後南北兩屬當是時鄭人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來者何暇修聘諸侯以百四十年間鬬之鄭一旦子發將命胡為來哉虎牢大城鄭人懼晉雞澤之會鄭始決意從晉子發之來將藉魯以介於晉也故是年會戚救陳鄭伯與焉然則諸侯邦交大抵役役於伯主故也抑魯有鄭人之事五隱桓之間輸平歸祊來盟鄭方結齊而致魯以從齊也襄公時子發來聘鄭欲結晉而藉魯以從晉也定公時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鄭又結齊而魯反藉鄭以從齊也召陵侵楚以後諸侯怨晉定七年齊鄭盟鹹倡叛十年我及齊平會夾谷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藉鄭從齊之意瞭然矣石門之事再見矣吁春秋之初天下無王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春秋之末天下無伯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陳則通提綱

顧氏說見下陳聘

襄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通嗣君。來聘僅見此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李廉會通。曾鄭兄弟素無仇怨自語來盟百四十年不通好者何也或以伯主爭鄭貿師多從因以有隙至此來聘者豈鄭之執政者賢將堅以丙屬故受伯主之盟通兄弟之好耶張自超宗朱辨義

陳來聘一

陳胥交聘論曰陳於文公以前來聘者一往聘者二而其後絕筆何也齊伯之後女叔來聘季友報之是時陳有葵齊之功楚無爭陳之事陳從會盟征伐通聘問焉楚圍陳納頓陳幾折入於楚踐土如會執玉帛以從諸侯我文公六年行父不忘先子之舊聘且結好焉魯之待陳猶前日也自楚宋伐陳見於傳晉盾侵陳見於經陳已懷南北之志辰陵會而楚盟之事作鄢役逃歸而晉討之文絕陳始決然

南面於楚矣魯陳交聘止于文公之年者陳貳於楚故也陳則通提綱

陳邇楚故止一聘魯在莊公之世荆楚未盛之前鄭懼楚故亦惟一聘魯在晉悼之時諸侯方睦之日顧棟高大事表

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書諸侯交聘之始

左始結陳好也○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來聘而友報之杜注○雖其君使之實出其臣之私意大夫交政中國始此黃仲炎通說○此錄齊桓之功也桓公糾合諸侯謀其不協王帛之使盛於中國陳役於楚而邇宋衞齊桓主中國則陳不知有楚患嘉好之使接於我焉志陳之聘我中國諸侯見矣莊存與春秋正辭

楚來聘三秦來聘一吳來聘一變書法進夷狄辨

楚秦吳來聘論曰齊桓之伯華夷之界嚴聘書荆人盟書屈完楚君猶不見經也齊桓之後有書楚子使椒聘秦伯使術聘吳子使札聘

者矣蒞自齊之盟盂之會諸侯以中國許楚其後椒之聘始不得以夷狄待楚溫之會翟泉之盟諸侯以中國許秦其後術之聘始不得以夷狄待秦鍾離善道數會諸侯又以中國許吳其後札之聘始不得以夷狄待吳伯主諸侯以中國許楚秦吳春秋安得以夷狄絕之邪雖然著君臣之辭而臣猶未書氏也宋之盟伯主以天下諸侯授之楚晉趙武楚屈建兩大夫列於諸國之上無所差等則薳罷之聘其不以當時大夫列之乎前此楚聘不報今則叔弓旋往純用中國報施之禮矣不惟卿聘焉公且往朝焉且椒聘在晉君少安之日術聘當楚人抗伯之時吳札楚罷又諸侯盟宋之後椒術姦雄札罷材畧乘四方之多虞以觀上國其謀豈淺淺邪嗚呼齊孝宋襄啓楚者也晉文啓秦者也景厲悼啓吳者也平以霸授楚者也歎齊桓之不復見也陳則通提綱

莊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

楚成即位欲窺上國故來聘（趙汸屬辭）○楚三來聘而浸强故書法三變說者以爲漸進之按楚大夫書名書氏自嬰齊會蜀已然挾衆威魯以臣伉君亦予而進之乎謂著楚之浸强者其說近之秦術吳札亦同（顧棟高大事表）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成禮而列國無伯可傷矣（李廉會通）○稱君稱使益以文物禮儀接中國矣椒術札不氏猶鄭伯使宛之例爾向也書荆人繼也書子書伯書使然大夫猶不氏也至於薳罷書氏矣是夷狄之浸强也（呂大圭或問）○顧說見上

襄三十年春楚子使薳罷來聘

通嗣君○公踰年在楚郟敖卽位報之高閌集注○魯以君行楚以大夫聘桓文所行乎列國者自宋之盟楚行霸主之禮矣張洽集注○報公朝也小朝而大聘猶曰僭也內朝而外聘不更辱乎楚以齊晉之待魯者行於魯宋之盟爲之也御纂直解○顧說見上

文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李說呂說見上○歸穟稱秦人九年此已稱君大夫矣汪克寬纂疏

襄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左通嗣君也杜注餘祭遣札而後死札六月到魯未聞喪孔疏上書閽弒吳子此書吳子使聘文不隔月吳魯相去遠非君死之月命臣故杜以爲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餘祭立至此始通上國吳子既遣札而後死札未及聞喪故行吉禮札去後吳告喪告以五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諸說見晉吳門顧

說見上○吳竊上國故來魯後雖服吳然有職貢而無聘 趙汸屬辭

附錄 傳載外大夫聘周

僖十三年齊仲孫湫
襄二十六年晉韓起
成十七晉郤至

附錄 傳載外諸侯相聘

僖十年晉丕鄭聘秦
宣十四年楚申舟聘齊 公子馮聘晉
成九年楚公子辰如晉
成十二年晉郤至聘楚 楚公子罷聘晉
襄二十四年楚薳啟彊聘齊
襄二十六年鄭子西聘晉
又楚客聘晉
襄三十一年吳屈狐庸聘晉
又鄭公孫僑聘晉
昭七年鄭子產聘晉
昭十六年晉韓起聘鄭
昭二十年齊公孫青聘衛
文五年晉陽處父聘衛
成十年晉糴茷如楚
又鄭公孫揮聘晉
又衛孫嘉聘齊
襄二十九年吳札聘列國
昭元年楚公子圍聘鄭
昭六年徐儀楚聘楚
昭十三年楚枝如子躬聘鄭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王臣但書來 不書朝不與其朝辨 逆后書來譏詞辨

隱元年冬祭伯來

左祭伯來非王命也○來未有無辭者無辭爲稱則但書來祭伯無天子之命而私交與介狄同文（陳傅良後傳）○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杜朋黨之原周室衰微典禮浸廢畿內諸侯得以逕上行私交於鄰國而況外諸侯直書曰來以正其失（王元杰讞義）○其曰來則不奉王使而自來於魯初不知其來爲何事但著其私交而已乃公曰來奔穀曰來朝夫春秋書事必以其實來奔來朝未有舍其實而但書一來字可成史者如所云來聘來賻來錫命來會葬來求車求金無不據事直書並不敢有隱諱於其閒也（毛奇齡傳）○非朝非聘故直書曰來先儒謂不與其朝非也王朝卿士豈肯降列而朝於魯觀祭叔之來以聘爲名則祭伯祭公之非朝可知矣（方苞直解）○如朝也蕭叔朝公則書之如聘也南季來聘又書之此直曰來而已知非朝聘（郝敬行說略）○穀梁伊

川文定皆以爲來朝不與其朝不書朝夫使果行朝禮正宜直書以著其罪不應没之使罪反不明此當是交好不行朝禮書之但罪其外交耳張自超宗朱辨義○王國之臣至魯必有其事焉不言其事而言來是不反之稱也惟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不言來魯之事以其遂事而知其來之故猶之著其事者矣第書來而卒無所爲事者是不反之稱也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實來屬辭比事凡畿內諸侯奔魯宜曰來焉爾故公羊氏以祭伯來爲出奔來魯左穀以爲來朝不正其外交則畿內諸侯與外諸侯等列相朝則伉必無其禮姚鼐經說按是說甚通○自來曰來不正其私行也或曰來朝或曰來奔書曰來而貶見矣朝與奔不足究也牛運震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愚按程子云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朝會之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諸儒多從之趙氏汸則以書來書遂爲非譏詞與諸說異而論甚通見昏禮門方氏苞意亦同見王臣不書使門張氏自超謂書來以著魯爲紀謀之由更合情事見齊滅紀門

○夷狄書來 不書朝不與其朝辨 日來卑詞辨 用夷禮不稱朝辨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

左來朝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時公圍許冬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杜注不稱朝不能行朝禮○公羊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穀梁曰其曰來卑也非也牟人葛人亦可謂卑矣何以得言朝哉劉敞權衡○趙子曰啖云不於廟受故不言朝此說是也葛盧但爲事而來本非來朝所以不廟受故

直書來爾陸淳辨疑○介狄皆東夷小國不言朝夷狄不能以朝禮見魯不廟受也趙汸屬辭○不見公而亦書者魯人喜來遠人特屢書之魯頌所夸淮夷獻琛卽是其事又○先儒謂不言朝公在會也然冬時公在國何以亦不言朝則杜注是劉紹攽微旨○夷無相朝之禮故祇書來與白狄同舊說謂其用夷禮故不稱朝非是毛奇齡傳○按劉公是孫莘老謂不言朝不與其朝外之也亦非○春秋之法自外至者書來介葛盧白狄也蓋聖人之意凡曰來者皆以不來爲善也孫覺經解○春秋書夷狄來者二葛盧白狄是也介則先來而後侵中國白狄則先伐中國而後來然則夷狄來中國必有所窺伺也程端學本義引胡銓○介葛盧來遠人服也魯僖喜大好名故詩頌蠻夷率服然介之再至實啟侵蕭之禍黃仲炎通說○葛盧來如果來朝何以不行朝禮如果行朝禮何以不

書朝覲後書介人侵蕭則知葛盧之來實非來朝必有不睦於蕭之事赴訴於魯也微國相侵可以無書則葛盧之來亦可以無書然而春秋書之者以罪魯不能靖小國之紛而喜介之附己受介之偏辭而介果逾年有侵蕭之舉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杜注○春秋會戎盟戎則有譏介狄之來則無絕也家鉉翁詳說○按劉公是謂不言朝不與朝也外之也未是

○孫胡趙毛說見上

○外臣但書來嘉之罪之辨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左仲孫湫來省難○書來譏也仲孫之來覘魯也將因人之難以為利所以病齊桓也陳傅良後傳○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

也季子高子之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則春秋所譏也李廉會通○不書來盟來聘直書曰仲孫來其無名以來可見矣桓爲伯主魯國有難起而正之猶反手也落姑之盟僅能復季子而夫人慶父之志未可知也仲孫之來未有以甯魯也則其來者爲無名魯國之望歛焉呂大圭或問○傳言其情曰省難史錄大體但言來比而觀之齊桓不早乎魯亂以致閔公再弑其失自見趙汸屬辭○事不可書故但言來又○胡傳云不稱使而曰來者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以桓公不能討賊爲使臣不以禮仲孫不能勸君討賊爲事君不以忠此皆過刻之論非春秋本旨袁仁胡傳考誤○左氏以其省難嘉之胡傳以其不能勸齊桓討賊罪之以請討責仲孫人臣之義固當如是但寬於待季友而謂書季子爲賢之嚴於論仲孫而罪其不能請討是

所謂室中失盜不責家人而責路人者也季友以公室至親能斷於未發難之牙何愛於己行逆之慶父使匍匐齊廷以告是時齊桓方親魯以合諸侯未有不聽者落姑既盟宴然來歸而國難再作友有罪焉舍季友不責又嘉之而苟責仲孫誤矣然左氏以爲嘉仲孫亦不然也書慶父如齊書盟於落姑書季子來歸書仲孫來著魯人縱賊與齊桓之不能討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反馬也○何言乎高固之來譏也子叔姬來可也高固來不可也嫁女者父母在則歸甯大夫非君命不越竟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專行之辭也劉敞權衡○內女非夫人不書歸甯此以高固親行反馬非禮書趙汸屬辭

○王臣以事來者書其事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桓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俱見書求門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成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俱見錫命門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文五年春王使召伯來會葬

俱見凶禮門

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俱見書歸門

○諸侯以事來者書其事

莊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

傳說見獻捷門○齊桓身下諸侯以圖伯假獻捷而至或云使人來非也使人當書齊人若卿來當書名氏安得書齊侯趙汸屬辭

襄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

定十五年邾子來奔喪滕子來會葬

奔喪會葬諸侯於天子之禮也諸侯則遣人弔喪會葬而已春秋諸侯以事天子之禮事大國故魯宜奔齊惠之喪晉楚皆嘗止魯君送葬魯鄭以此事齊晉邾滕亦以此事魯趙汸屬辭

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外臣以事來者書其事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祊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俱見土田書法門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成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成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成十八年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俱見書乞師

宣五年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見昏禮門○孔疏謂因聘而逆非也果爾宜書聘不言逆 方苞直解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見書納幣

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見書獻捷

○王臣不書使 當喪未君辨　不與其使不書使辨

隱元年冬祭伯來

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杜注○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為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孔疏○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奔也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故不言奔家周大夫無不言奔之義陸淳辨疑引啖助○按姚氏從公羊見上書來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公羊何以不書使當喪未君也○來求三武氏子毛伯皆以當喪不書使惟桓十五年家父求車書使李廉會通○不稱使聽于冢

宰之時發命者非王也方苞直解○袁纂駁當喪未君說見下文九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昏禮不稱主人者謂天子雖尊不自爲主人也左氏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之逆此不稱主人之明證也祭公何以來乎周制天子與諸侯爲昏使同姓之國爲之主魯以周公之後爲王主禮其來舊矣家鉉翁詳說○穀梁謂不言使者不正其以宗廟大事即謀于我也非也若譏天王言使不更昭著乎陸淳集傳引趙匡○不稱王使者正以使迎非王事魯既命迎則王自不當再命且春秋逆女不一從無稱君使者昏禮不稱主人而胡氏云王不書使責其使三公爲非禮非也毛奇齡傳○吳氏澂曰此過魯而問婚期也問期因而往逆未嘗復命于王

而遂往故書遂非譏私行也劉敞謂不與王之使祭公故不稱使非也方苞直解○趙氏汸陳氏遷鶴說見昏禮門○愚按書來不書使趙氏方氏從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說證以家氏所攷確有明徵故從之而以爲不與其私交及駁公羊者皆刪之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穀梁曰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趙氏曰非天子之命耳豈謂責其外交而去使字也愚謂春秋言使則受天子之命不言使則爲外交也尋穀梁不與使之意乃似孔子去其使字以譏其外交誤矣程端學三傳辨疑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云王未葬也杜云雖逾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非也諸侯逾年尙稱公王者逾年不宜反不稱王毛伯來求金非王命可

知也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則冢宰當國之文矣劉敞權衡○
踰年不書王命三傳謂之未葬故也夫未葬踰年不稱王命則
桓王七年而後葬其間何以書王命乎張大亨五禮例宗○人君即位
未踰年先君雖葬不稱君既踰年雖未葬稱君古之制也今襄
王雖未葬而頃王即位既踰年矣毛伯求金何以不稱使以毛
伯受命之時王未踰年也逮正月然後至魯故不得以王命書
張大亨通訓○公羊曰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
即位未稱王也三年然後稱王陸氏淳駁之曰前後例逾年即
成君言三年非也所駁是已然以不稱使爲當喪未君胡傳仍
用之豈諒闇之禮逾年得稱王而猶不關涉政事邪僖九年會
葵邱宰孔致襄王之命一則曰天子使孔再則曰天子使孔何
邪考顧命康王之誥以冢宰命行事者惟未受冊命之時耳既

受冊命則羣臣陳戒即稱天子而王亦卽目稱予一人是卽位以後冢宰雖攝政未有不奉王命而行者也彙纂案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胡傳謂不稱使不與天王之使夏非也凡稱使外諸侯之辭也故魯臣聘盟逆女無書使者王事不得從外諸侯之辭故與內辭同惟王臣來魯必稱使所以別於祭伯祭叔之私來也方苞直解

○外大夫不書使說其君不書使辨 尊其臣不書使辨 子以權不書使辨 非君命不書使辨 我無君彼無大夫不書使辨

隱二年秋紀履綸來逆女

公羊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者蓋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謂

壻也卿爲君昏侍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卿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孔疏○方氏苞高氏澍然說異見昏禮門成八年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葢使人來也不書使某者其人微也以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文知之也書法與鄭人來輸平同葉酉究遺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杜氏云非齊侯命故不稱使非也若仲孫無君命而來是私行也大夫而謀諸侯禮乎若以不稱齊侯使卽自來者楚屈完豈亦因事私行者乎劉敞權衡○此來窺我非使於我也故不書使而止書來高閌集注○高子仲孫皆季友以兩臣相見不以使禮見君

故不稱使（趙汸屬辭）○胡氏以不書使為譏齊桓非也非聘非盟而

書齊侯使仲孫來非屬辭之體也（方苞直解）○此齊侯使之也何以

不言使來則有事也何以不書事齊侯之使仲孫以為省難又

因以覘國則所事不可言也所事不可言則亦不得言使也（牛運

震傳）○愚按以上三說皆是劉原父曰不言使譏也桓公知魯之

可憂而不知使仲孫之非也誠憂之何問焉仲孫知魯之可親

而不知存慶父之非也誠親之何待焉交譏之與胡傳同病程

子曰齊侯使來省難仲孫勸其君以甯難親魯上不書使見仲

孫安魯之功下不書聘見齊侯窺魯之心（見李明復集義所引亦據傳為）

說未合經體高抑崇曰窺我非使於我故不書使卽方氏牛氏

之說而二說尤明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慶父出奔僖公已立此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穀梁曰不言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非也尊有功之臣不繫於其君豈春秋意耶劉敞權衡○不稱使者齊侯使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張洽集注○仲孫高子其來非私來也其盟非專盟也齊侯使之而不言使者不持國書不將君命故不言使也先儒總以不稱使爲責其君稱氏稱字稱子爲予其臣故左氏撰爲魯可取乎之語胡傳用公羊之說謂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謀其國皆不然也桓方圖伯以大義示天下伐山戎以恤燕卻狄以救邢而豈苟於乘亂以取魯哉以理言之則周公之祀非齊桓所致殄以勢言之則七百里之國非一戰所能并非特賢明之君不動取魯之心卽智謀之士亦不建取魯之策而謂齊桓不審時度勢而欲取之哉左

氏浮夸不足信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不言使正謂盟出於高子而非受命於小白與楚屈完同也若謂高子有功故不以齊侯使高子則凡功利之臣掠美自專其君皆不爲而制豈春秋之法乎葉夢得穀梁傳讞○不書齊侯使胡氏謂權在高子非也齊桓既聽仲孫之謀務甯魯難而親之矣公羊稱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城魯正與桓存邢恤衛之事同豈如胡氏所云哉其不書使舊史據國人爲文也故高子仲孫皆不以名見葉酉究遺按此說非○高子屈完不稱使先儒謂權在二人不盡然也春秋所重者名分所爭者體統若書曰齊侯使高子來盟是尊齊侯而卑我公非體也若書曰楚子使屈完如師盟于召陵是尊楚子而卑齊侯亦非體也使者上臨下之詞聖人不使强齊得臨我宗邦荆蠻得臨我方伯此崇體統重名分之大義也至魯衛兄弟之國要約

時相通使大夫來盟無所嫌故孫良夫可書使袁婁之盟郤克大夫也齊侯君也君可臨大夫且齊臣與晉臣體敵故國佐必書使陳遷鶴紀疑○按此說最得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

穀梁傳見來盟門○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爲文杜注○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與不穀同好如何屈完曰君惠徼福於敝邑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則屈完之爲也不言使制在屈完也葉夢得傳○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非也楚使屈完來覘師不使屈完來受盟盟者屈完之爲非楚子所使也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外裔之臣以當霸主豈春秋之義哉葉夢得公羊傳讞說本劉氏○公羊非也桓公盟主雖楚子自來

猶不可伉矧屈完乎程端學辨疑引陳岳○傳謂此前定之盟非也果前定則當書使或書乞盟方苞直解○不書使者完受命如師未受命盟也高閌釋經然○不稱使公羊以爲尊屈完劉氏辨之極是穀梁以爲權在完胡傳因之李氏廉謂與齊高子來盟同以齊桓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定成之使屈完本欲觀齊之強弱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非也完之來葢楚君臣定計使來盟若齊桓不許其成乃不得不一戰耳張氏洽以爲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中國君臣之辭故不書楚子使者嚴內外之分也趙氏汸同然則使宜申獻捷使椒來聘何以一同中國不嚴內外之分乎葢楚畏諸侯之師不敢抗而又恥於城下之盟故屈完之來不曰寡君使下臣聽命於執事祇若完自來者是以不書使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葉石林傳

引左氏文以證御在屈完則穀梁說未嘗不是惟李氏謂春秋特筆予屈完則非也至陳介石張彝歎見解獨別而甚得情事並取之陳說見上齊高子

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

為公子鮑結援私來不稱使趙汸屬辭○不書使非奉命而來也方苞直解○何休曰不稱使者宋無大夫按司馬即大夫之官華孫即大夫之名何謂無大夫乎劉敞權衡○張氏說見來盟門顧氏趙氏說見宋大夫書官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終